

中級黨校教材

國際形勢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中級黨校教材

國際形勢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國際形勢

(中級黨校教材)

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一月出版

〇〇〇〇一—一〇〇〇〇

出版者聲明

本書輯錄的六個文件中，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個都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中譯本翻印的，其中僅有一些譯名，我們改用了國內習用的名詞。

華東新華書店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

目 錄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毛澤東	一
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	斯大林	六
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	陸定一	二四
論國際形勢	日丹諾夫	四一
關於國際形勢的宣言		七三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三十週年紀念	莫洛托夫	七八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的侵略

毛澤東

——給「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紀念十月革命
三十一周年專號所寫的論文——

現在，當着全世界覺悟的工人階級和一切真誠革命的人們對於蘇聯偉大的十月革命第三十一個周年舉行歡欣鼓舞的紀念的時候，使我想起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個周年紀念的時候所寫的著名的論文。斯大林在這篇論文中說：『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主要地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樣，就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巨流中去。第三，這樣，它就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

起了一道橋樑，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歷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十月革命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並且這條革命戰線是在列寧和斯大林而在列寧死後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導之下建築起來和發展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難道除了這樣一條革命戰線以外，還有什麼別的革命戰線嗎？三十一年代的歷史難道還沒有證明：一切既不滿意帝國主義，又不滿意蘇聯的人們，一切企圖站在帝國主義者的反革命戰線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人們的革命戰線之間的所謂『中間路線』，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澈底虛偽和澈底破產嗎？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列寧、斯大林式的革命黨。沒有這樣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恩、列、斯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廣大人民羣衆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百多年的時間內，只是在有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戰勝法西斯侵略的榜樣的時候，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和發展了新式的革命黨。自從有了這樣的革命黨，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這個變化是如此鉅大，以致使

老一輩的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變革，都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這個事實難道還不明顯嗎？

以蘇聯爲首的世界革命統一戰線，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德意日，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假如沒有十月革命，假如沒有蘇聯共產黨，沒有蘇聯，沒有蘇聯領導的西方與東方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還能設想戰勝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們嗎？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的意義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瘋狂地準備新的世界戰爭、威脅全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們，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極端腐敗及其瀕於滅亡的恐怖情緒。這個敵人還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一切國家的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必須組成以蘇聯爲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遵循正確的政策，否則就不能勝利。這個敵人的基礎是虛弱的，它的內部分崩離析，它脫離人民，它有無法解脫的經濟危機，因此，它是能够被戰勝的。對於敵人力量的過高估計和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

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瘋狂侵略、反對賣國獨裁和以內戰屠殺中國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爲目標的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現在已經取得了鉅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兩年時間內，已經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四百三十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由防禦轉到了進攻。在兩年作戰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後的發展，尙未計算在內），人民解放軍俘虜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六十四萬人。中國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九百五十九萬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五。現有人口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佔全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三十五·三。現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佔全國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於我黨堅決地領導農民實現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現已在大約一萬萬人口的區域澈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給了農村人民，首先是貧農和僱農。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萬人，增加到了現在的三百萬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團結一切革命力量，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我們知道，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不怕這些困難。我們認爲困難是必須克服，並且能够克服的。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夠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鬥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不再感覺孤立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援助。這一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確定了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策。他在臨終的時候，還寫了一封給蘇聯的信，當作他的一份遺囑。背叛孫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國主義反革命戰線方面、反對自己國家的人民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匪幫們。但是人們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全部反動統治將被中國人民所澈底打碎。中國人民是勇敢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勇敢的，他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

斯大林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主席宣佈：

現在請約西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講話。（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壇時，選舉人熱烈歡呼，經久不息。大戲院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會場中不斷高呼：「偉大的斯大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烏啦！」「親愛的斯大林萬歲！烏啦！」）

斯大林同志演說

同志們！從上屆最高蘇維埃選舉時起，迄今已有八年了。這是一個富有極重大事變的時期。前四年是蘇聯人民努力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年份。後四年所包括的事變，就是與德日兩侵略國進行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變。戰爭無疑是過去

這一時期中的主要之點。

如果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偶然發生，或是由於某些國家的當局犯了錯誤而發生的，那就不正確了，雖然錯誤確實是有過的。其實，這次戰爭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各種世界經濟和政治因素發展的必然產物。馬克思主義者屢次說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有普遍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原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並不是什麼安穩平衡的進展，而是經歷着危機和戰禍的。原來，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通常是經過相當時期便要引起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均勢狀態的猛烈破壞，而那些認爲自己沒有充分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是企圖以運用武力的手段來改變現狀，重新分割『勢力範圍』，以求有利於己。結果便是資本主義世界分裂爲兩個敵對營壘而互相進行戰爭。

假令各個國家能用和平協商辦法，根據它們的經濟實力比重來定期重分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那也許可能避免戰禍。但這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發展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

所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一次危機的結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二次危機的結果便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當然不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恰巧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按其性質來說，是與第一次大戰根本不同。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國

家，即德日意三國，在實行侵犯聯盟國之前，就把自己國內最後一點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殘餘消滅淨盡，就在自己國內建立了殘酷的恐怖制度，蹂躪了各小國底主權和自由發展原則，而把侵佔他國領土的政策宣佈爲它們自己的政策，並公開聲明，說它們是力求統治世界，要把法西斯制度推行於全世界；而且，軸心國又以侵佔捷克斯拉伐克疆土和中國中部地區的事實，來表明它們是決心要實現它們滅亡一切愛好自由民族的這種威脅。因此，反軸心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一開始就帶有反法西斯戰爭，解放戰爭的性質，其任務之一，便是恢復民主自由。蘇聯加入反軸心國的戰爭，只能加強——並且確實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質。

在這個基礎上就形成了蘇美英以及其他愛好自由國家的反法西斯聯盟，而這個聯盟後來在粉碎軸心國武力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起源和性質，就是如此。

現在，大概誰都承認：這次戰爭確實不是，而且不能是各國人民生活的一種偶然現象；它實際上成了各國人民爲保護本身生存而進行的戰爭，因此它也就不能是一個轉瞬間的，閃電性的戰爭。

對於我國說來，這次戰爭是我們祖國歷來所遭遇過的一切戰爭中最殘酷最嚴重的戰爭。

但這次戰爭並不是一件可詛咒的事情。它同時又是考驗檢查人民所有一切力量的一個偉大學校。這次戰爭暴露了後方前線的一切實情和事變，它把所有遮掩各個國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幕都無情撕破，使它們不戴面具，毫無粉飾，而公開出台動作，暴露出它們所有的缺點和優點。這次戰爭可以說是對我們蘇維埃制度，對我們國家，對我國政府以及對我們共產黨舉行了一次考試，對它們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彷彿是對我們說：「看吧，這就是你們的那些人物和組織，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和行動，——請仔細來查看查看他們，並按他們的工作結果來賞罰他們吧。」

這就是此次戰爭底優點之一。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選舉人說來，是有重大的意義，它使我們能於迅速地客觀地估計黨及其人物底行動，並作出正確的結論。要是在另一個時候，就會必須研究黨代表人物底演說和報告，加以分析，把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兩相比照，作出總結等等。這就須要進行一番複雜困難的工作，並且還不能担保中間不犯什麼錯誤。現在却是另一種情形了，因為戰爭已經結束，而戰爭本身已經把我們各個組織和領導人底工作檢查過了，並對這個工作作出了總結。現在我們來把事情分析清楚並做出正確的結論，是要容易得多。

那末，戰爭底總結究竟是怎樣呢？

這裏有一個主要的總結，至於其他一切總結，都是從這個總結中產生出來的。這個總結就在於戰爭結局是敵人失敗，而我國和我們各聯盟國却成了勝利者。我們結束戰爭，是完全戰勝了敵人，——這就是這次戰爭底主要總結。但這是個太嫌廣泛的總結，所以我們決不能以此爲限。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戰爭；當然，在這樣的戰爭中擊破敵人，便是爭得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這完全是正確的。但這畢竟還是一個廣泛的總結，我們也就不能以此自安。爲了認識我們這次勝利底偉大歷史意義，就要更具體地來考察這個問題。

那末，究竟應當如何估計我們這次戰勝敵人的勝利，以及從我國內部力量底狀況和發展方面來看，這次勝利底意義究竟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在戰爭火焰中很有成效地經住了考驗，並證明出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在外國刊物上有人屢次斷言，說蘇維埃社會制度是一種必遭失敗的『冒險試驗』，說蘇維埃制度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根基，而不過是非常委員會所強加於人民頭上的一間『紙房子』，說這間『紙房子』只要有人從外面來稍微把它推一下，就會倒塌粉碎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刊物上這一切毫無根據的斷語。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從人民中間生長起來並受人民極力擁護的真正人民制度，

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有充分生命能力和十分穩固的社會組織形式。

況且，現在所講的已經不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有了這次戰爭底具體教訓以後，任何一個懷疑家都不敢再對蘇維埃社會制度富有生命力這點表示什麼懷疑了。現在所講的，是蘇維埃社會制度已證明出它是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能力更穩固的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優於任何一個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

其次，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國家制度；我們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經住了戰時一切考驗，而證明出它是富有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外國刊物方面的著名人物屢次聲稱，說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是一個『人工造成而沒有生機的空架子』，說一旦發生某種糾紛時，蘇維埃聯盟就一定要陷於瓦解，說蘇維埃聯盟一定會遭到與奧匈帝國同樣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刊物上這些毫無根據的議論。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制度是很有成效地經住了考驗，它在戰爭時期更加鞏固起來了，而且證明出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國家制度。這些老爺們沒有瞭解到，拿我們的國家來和奧匈帝國作比擬，原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並不是在激發民族猜忌心和民族惡感的那種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而是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而蘇維埃制度與資產階級制度相反，是培植着我國各族人民相

互友愛和親密合作情感的。

不過，有了這次戰爭教訓以後，這些老爺們已不敢再對蘇維埃國家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否認了。現在所講的已不是蘇維埃國家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它富有生命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現在所講的，是蘇維埃國家制度證明出它是多民族國家底模範，蘇維埃國家制度是把民族問題和各民族合作問題解決得比其他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好的國家組織體系。

末了，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的紅軍；紅軍英勇地經住了戰時一切艱難困苦，當頭擊破了各個敵人軍隊，而結果是在戰爭中打勝了。（會場中有人高喊：『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打勝的！』全場起立，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齊聲歡呼。）

現在無論是友人或敵人，都一致承認說紅軍確實是勝任了自己所負有的那種偉大使命。但在五六年以前，即戰爭前夜的時候，他們却不是這樣說法的。大家知道，當時外國刊物方面的許多著名人物和外國許多公認為有權威的軍事專家，都屢次聲言，說紅軍情況大大令人懷疑；說紅軍武裝得不好，而且沒有真正的指揮人員；說紅軍士氣低得不成樣子；說紅軍也許適於防禦，但決不適於進攻；說紅軍一遭到德國打擊，就會像一座『泥脚的巨像』傾倒下去。這種議論不僅是在德國，並且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也是有過的。